

WIKILEAKS

维基解密

阿桑奇和他撬动的世界

田敏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WIKILEAKS

维基解密

阿桑奇和他撬动的世界

田敏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吹哨者” 7

第二章 附带谋杀 23

第三章 战争日记 49

第四章 外交“9·11” 65

第五章 强奸指控 93

第六章 维基革命 107

尾 声 115

附 录 123

附录一 维基解密网站关于外交电报泄密事件的 FAQ 123

附录二 26 万份外交电报的部分内容 124

附录三 维基解密官方的泄密总结 129

序 言

这是一场忘年之会。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40 年前因向国会和媒体泄露五角大楼绝密文件而名声大噪的老牌“吹哨者”, 将在这里与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维基解密网站的灵魂和缔造者展开对话。两人身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都有颠沛流离的童年、都经历过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如今都坚定不移地奉行着“透明”的信息准则。

2010 年 6 月 3 日早晨的对话是两位“吹哨者”的首次对话。这场对话是个人民主论坛 (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2010 年纽约年会的一项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专家、活跃分子、程序员、记者、思想家以及其他各行各业对因特网和国际政治深感兴趣的人士都聚集在这里, 期待着这次跨时代对话的开始。

阿桑奇并没有来到现场, 而是在澳大利亚通过 Skype 参与对话。由于时差原因, 澳大利亚此时正是半夜, 但阿桑奇脸上没有一丝疲倦。他穿着黑衬衫, 打着红领带——这已经是他招牌式的标准装束了。由于维基解密网站对匿名性的严格要求——这是他们的一贯风格——这次视频交流会没有观众互动环节, 这令现场的粉丝颇有一些不满。

个人民主论坛的工作人员忙着调试线路, 使出浑身解数解决通信问题, 但阿桑奇还是时不时地问: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埃尔斯伯格开了个玩笑作为开场白。他对阿桑奇说, 你的脸投射在你的头上, 显得头很大肩膀很小, 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心理医生那儿回来。埃尔斯伯格的这个笑话可是有渊源的——40 年前, 美国政府为了抹黑他, 曾经窃取过他的心理病历。

阿桑奇倒也不以为忤, 反而顺着埃尔斯伯格的话打趣道: “呃, 那个, 其实我没穿裤子。”接着, 他言归正传: “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特意提到埃尔斯伯格窃取五角大楼文件的那一年正是自己的出生年。这句话可不是随

便说的，因为阿桑奇绝少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

主持人向埃尔斯伯格提起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附带谋杀》视频的评论。《附带谋杀》是维基解密于2010年4月曝光的驻伊拉克美军对伊拉克平民和路透社记者的袭击的录像。这次袭击共造成2名路透社记者和10名伊拉克平民身亡，其中包括几位孩子。埃尔斯伯格说，40年前，他梦寐以求之事便是能够如今天般通过因特网来泄密，这样他就不必费煞心地用原始复印机将数千页绝密文档复制好，再随身带着它们到处走了。

埃尔斯伯格想了想，回答说：“要是我能用扫描仪和因特网泄密的话，他们就会说，‘我×，泄密了。’然后不了了之，不会下令追查我。”而当年的实际情形是，尼克松发现《纽约时报》曝光五角大楼文件后勃然大怒，把官司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阿桑奇接着说，维基解密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诉无可诉”。维基解密受到过多次诉讼威胁，但真正闹上法庭的不多，闹得最大的也不过上了旧金山联邦法院。

“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就是为了想看看美国的言论自由到底怎么个自由法。”阿桑奇不无得意地说道，这是维基解密常用的“引蛇出洞”之术。“所有的组织都生活在秘密之中。我们才刚上路。”

“丹尼尔有一句名言，我很赞同，那就是，勇气是会传染的。”这是1972年一位“吹哨者”的话，他将埃尔斯伯格视为精神导师。现在被阿桑奇又说了一遍。

主持人又问阿桑奇，奥巴马政府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反泄密调查，这是否与维基解密有关——把机密泄露给维基解密实在太容易了。

阿桑奇回答说：“据我所知，我们的消息源从来没有被曝光过。现在，在美国当政的是民主党。民主党很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本身能够催生官僚主义。民主党的官僚主义还来自军事实力，来自中央情报局。美国政府正在被这些机构绑架。因为官僚主义就是为了控制而生的。”

在阿桑奇看来，“基本上没有人（因泄密调查而）被抓。美国有多少人口？又有多少指控？充其量500万吧，3亿人口也就500万起指控。基本上没有人被抓。基本上人人都能成功地泄密。但只要有人被抓，那人就红了。正是这些被抓的人鼓舞着我们。我们（曝光密档者）能使他们更红。阻止泄

密者也能使他们更红。人们对泄密者留下印象大多是因为他们被抓了。所以人们普遍有一种错误的感觉——泄密是一件危险的事。”

埃尔斯伯格也鼓励了阿桑奇：“你们现在所做的斗争，通过视频和其他形式进行的斗争，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是真的掌握了无从查起、不可跟踪的泄密技术。假以时日，我希望这能使更多人相信你们的方法。《附带谋杀》视频已经使你们得到了广泛关注。我也尽了一份力——我从头到尾看完了它。”

对话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双方起身挥手道别。埃尔斯伯格恨不得挤进笔记本电脑屏幕中去和阿桑奇握手。“保持联系。”他说。

* * *

伦敦丽婷河岸酒店（Park Plaza Riverbank London）坐落于泰晤士河南岸，距离大名鼎鼎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无所不能的特工 007 即隶属于此——只有几步之遥。2010 年 10 月 23 日，朱利安·阿桑奇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抨击奥巴马政府对“吹哨者”的严打行动——特别是针对最近伊拉克战争密档泄密者的行动。阿桑奇说，继上一日（10 月 22 日）曝光近 40 万份伊拉克战争密档后，维基解密将再接再厉，曝光另外 15 000 份阿富汗战争密档。在阿桑奇向在场的记者宣讲自己的计划时，79 岁的埃尔斯伯格就坐在台下，为这位后辈“吹哨者”打气。

埃尔斯伯格是连夜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出席这次记者招待会的。自从 6 月初的那次虚拟见面会后，他和阿桑奇便成了莫逆之交。在埃尔斯伯格看来，阿桑奇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因为他有能力挑战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阿桑奇正在受到西方情报机构的“全球抓捕”，奥巴马政府恨不得将他送上法庭，一如当年理查德·尼克松政府之于他自己。五角大楼要求阿桑奇“归还”所有分级密档的语气和措辞与当年五角大楼文件泄出后如出一辙，他和阿桑奇都被威胁以间谍罪论处。埃尔斯伯格说：“秘密是帝国不可或缺之物。”

埃尔斯伯格还提到了前陆军情报分析员布莱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美国政府认定就是他向维基解密提供了 26 万份外交电报。他和阿桑奇均表示，奥巴马政府对“吹哨者”的严打是倒行逆施，美国正在走向如英国那样出台《官方秘密法案》（Official Secret Act）的不归路。埃尔斯

伯格指出，奥巴马政府对曼宁以及其他两位最近的“吹哨者”穷追不舍，这表明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下滑到了历史最低点。

两代“吹哨者”终于联合起来向美国政府宣战了。

* * *

有人的地方就有秘密。有秘密就会有人好奇并千方百计地想一窥究竟。于是，泄密者应运而生。泄密者神通广大，盗密如拾草芥，泄密如弃敝帚。这样的人——揭露政府秘密以打击其内部不轨或不法行为的人——被称作“吹哨者”。

谁掌握着这个世界上最多、最大的秘密？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这不仅因为其决策过程充满了神秘性，也因为它有着全世界最优秀的谍报网。然则事物皆有正反两面，收集的秘密越多，招致的“吹哨者”也就越多。几十年来，美国成了层出不穷的“吹哨者”最喜欢的目标。从五角大楼文件到战争日记，从《附带谋杀》视频到外交电文，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到朱利安·阿桑奇，一代又一代的“吹哨者”将美国政府的肮脏秘密曝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然而，他们也被美国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些人甚至付出了身陷囹圄的代价。

在网络时代，最著名的“吹哨者”非朱利安·阿桑奇莫属。阿桑奇天赋异禀，少年成名，特立独行。黑客曾是他的专长，但在经历了几次人生大起大落后，他最后选择了泄密作为职业。他又是一个风流种，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抓住把柄，身陷囹圄。他所建立的“维基解密”网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泄密网站，上线4年以来披露了不可计数的保密文件。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

维基解密的壮大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过无数次风雨，有好几次几乎已经要永久失败了。但阿桑奇挺了过来，每经历一次危机，他都变得更成熟，在他的带领下，维基解密数度调整运行策略，终于成为不仅掌握着大量的机密，而且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解密之路的网络机构。维基解密使泄密这项活动披上了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色彩。美国政府痛恨他，“吹哨者”仰慕他，全世界网民喜欢他。在一个更透明、更快捷的世界中，维基解密让世人看到了更多的阴谋与伪善。阿桑奇就像是网络时代说实话的小孩，一语道破了美国政府身上的皇帝新装。

39 岁的阿桑奇是个传奇。79 岁的埃尔斯伯格也是个传奇。“吹哨者”或多或少都是传奇。而传奇背后都有秘密。当埃尔斯伯格完成他的传奇的时候,新的传奇——阿桑奇呱呱坠地了。

第一章

“吹哨者”

1931年4月7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出生于芝加哥一个信仰基督科学教派的犹太家庭中,从小在虔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父亲是工程师,但在大萧条中失业,不得不随时搬家以便寻找工作。埃尔斯伯格从小就是一个表现出天赋和志向的孩子,6岁就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篮球、跳水、辩论、登山也是样样出色。埃尔斯伯格的母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但天有不测风云,在埃尔斯伯格15岁那年,母亲和妹妹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钢琴生涯也到此为止了。

中学毕业,埃尔斯伯格以优厚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奖学金不仅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还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世界为这个勤奋而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最佳的条件。中学里的伙伴公认,他们是他们当中以后最有可能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埃尔斯伯格于1952年获得学士学位。本科毕业后,埃尔斯伯格前往剑桥大学深造,一年后转回哈佛大学研究生院。1954年,他离开哈佛,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匡提科(Quantico)接受新兵训练,随后被派往国外驻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他刚好在中东。于是,他通过了最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被确认为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这对他以后接触最高级机密打下了基础。当时的埃尔斯伯格风华正茂,雄心勃勃,是一个随时愿意响应号召为国献身的爱国者。1年后,埃尔斯伯格以中尉军衔退役,回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两年后,埃尔斯伯格再一次中断学业,进入兰德公司工作,从事核战略方面的研究。1962年,埃尔斯伯格终于结束了哈佛的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决策论的,研究成果被称为“埃尔斯伯格悖论”。

1964年8月，埃尔斯伯格被哈佛校友、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选中，雇用他为特别助理，负责收集关于印度支那的资料。他被授予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层”——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可以接触绝密文件。除了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研究工作，埃尔斯伯格还要负责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和麦克诺顿撰写演讲稿。

1965年，埃尔斯伯格离开国防部，作为美国国务院专员被派去越南当爱德华·兰兹代尔(Edward Lansdale)将军的特别助理实行“太平村计划”。但埃尔斯伯格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南越到处走动，接触下层，广交朋友，弄得军方对他的安全大伤脑筋。作为一名军人，埃尔斯伯格可谓素质过硬，他能双手左右开弓使用手枪。因此，虽然他经常随军出动巡逻，遇到过几次危险，都被轻松化解了。实地考察改变了埃尔斯伯格对战争的一贯看法。出发的时候，埃尔斯伯格是一位鹰派，他相信政府，相信越战，并且为之积极奔走。他认为既然成千上万的美军青年在越南浴血奋战，自己也不能待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冷眼旁观。于是他到了越南，足迹遍布了越南的每个角落，看到了与自己想象中大相径庭的事实。但他的总体看法并未改变，仍然是一个鹰派，和同事中的反战派激烈辩论。他曾返回华盛顿休假，但很快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埃尔斯伯格得了一场恶疾，在曼谷的医院里度过了36岁生日。在住院期间，埃尔斯伯格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从鹰派蜕变为鸽派。

1967年，已经成为坚定鸽派的埃尔斯伯格回国。此时的他坚信，“越南战争前途渺茫，血腥的越战最终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僵局。”作为一名公务员，埃尔斯伯格目睹了不少政府内幕，这是他尤其感到失望的东西：在高涨的反战浪潮声中，政府正在隐瞒国会和公众，秘密将战争扩大化。1967年11月21日，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将军公开讲话，称越战已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埃尔斯伯格说：“但我知道那是一派谎言。”他探得的消息是，当时五角大楼还在计划进一步增兵，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与此同时，埃尔斯伯格再次进入五角大楼，受命参与编写一部有关美国入侵印度支那战争始末的庞大秘史，主持编写工作的正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麦克纳马拉1961年至1968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几乎参与了越

南战争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因此有人把越战称为“麦克纳马拉战争”。从1967年开始,麦克纳马拉对越战不再激情四溢,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制定的越战政策。但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麦克纳马拉的话根本起不到任何阻止作用。麦克纳马拉只能自我检讨美国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1967年6月,他在没有经过约翰逊总统同意的情况下秘密组织人员对越南战争进行深入研究,写成的研究报告就是后来的“五角大楼文件”。麦克纳马拉这么做的动机一直是个谜,他本人坚称目的是给后世越战研究者提供便利,这一解释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在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曝光后,当时已经下台的约翰逊总统推测麦克纳马拉的初衷是为好友罗伯特·肯尼迪与自己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放出的政治炸弹。

编撰越战研究报告使埃尔斯伯格开始思考美国在越南的教训。他很快发现,关于民主,美国没有秘密的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绝大多数机密不会泄露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格封锁的信息已经为敌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但那时他感到:“我们根本没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自找麻烦。要是透露总统行动的话,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埃尔斯伯格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有着坚定的意志,认准的道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在他看来,既然他看到了越战的真相,他就应该把真相公之于世,让所有人都看到越战的真相——正如当年他看到大量美国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越南抛头颅洒热血,便为自己在办公室里空坐感到坐立不安。1968年,埃尔斯伯格开始公开发表反战言论。为此,他不得不辞掉了华盛顿的工作。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几年后,埃尔斯伯格向刚刚就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这样描述接触机密文件时的感受:起初让人“欣喜若狂”,但很快就会“感到自己像一个傻子”般“受人愚弄”,再后来,“你所知道的仅仅是自己看到的東西,其他人看不到——其他所有人都是傻子”。最后,“你自己不再会向那些无法参阅机密的人学习”,“你会小心翼翼地向他们撒谎。事实上,你一直在试图控制他们,根本不会去听取他们所提出的建议”。

恰逢其时,一次泄密极大地触动了埃尔斯伯格。1968年3月10日,迄

今为止的一个匿名消息源将五角大楼中的争论泄露给了《纽约时报》，该报在报道中精确地提到了申请增兵的数量——20.6万人，使得约翰逊总统向越南增兵的计划面临前所未有的指责和反对。“此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机密文件泄露给国会，更没有想过通过媒体告诉广大民众。我一直……认为泄露秘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是背信弃义，而且不会对谁有帮助。”埃尔斯伯格日后回忆说，“我现在发现……显而易见，泄密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国行为。”

埃尔斯伯格想到了《纽约时报》负责五角大楼报道的记者尼尔·西恩（Neil Sheehan）。埃尔斯伯格和西恩相识于越南，同属于一个秘密圈子。与埃尔斯伯格一样，西恩也并非记者出身，但他聪明好学，精力充沛，博闻强识。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沉迷于探寻越战真相。1962年，25岁的西恩被合众社派往越南，担任合众社西贡分社社长。1964年，西恩从越南回国，加入《纽约时报》，第二年又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重返越南。西恩意识到，战争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美国普通百姓根本无从得知，因为大多数记者戴着美国人的眼镜观察着这场战争。西恩与他们不同，他热爱越南，见到美国使用简单暴力对待这个国家，西恩感到痛心疾首。1967年，西恩第二次告别越南，在越南的所见所闻和他确信即将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郁郁寡欢。回到美国后，西恩一直致力于揭发美国政府的战争罪行。

几天后，埃尔斯伯格第一次拿着机密文件和电报来到《纽约时报》，把威斯特摩兰将军增兵计划的相关文件交给了西恩。随后，《纽约时报》发布了数条新闻，威斯特摩兰将军在年度报告中对总统所做的一系列保证全部被公之于众。这次泄密的效果立竿见影：当晚，威斯特摩兰将军就接到了白宫令其离开越南，回美国担任陆军参谋长的调令。3月25日，约翰逊总统在一次高官聚会上说：“向《纽约时报》泄露机密对政府构成了严重伤害。我将会在选举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也会被拖下水。”几天后，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要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促成双方和谈，同时宣布将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同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

1968年越战报告的工作完成后，埃尔斯伯格再次回到了兰德公司。此时，他周围的朋友都是左派人物，而他本人更加坚定了反战的信念。1969年春，埃尔斯伯格申请翻阅兰德公司保存的“五角大楼文件”，获得批准。1969

年9月30日傍晚,埃尔斯伯格第一次打开兰德公司办公室角落里的黑色绝密保险柜。8英寸厚的47卷“五角大楼文件”占据了两个抽屉。绿色硬皮纸封面的上下方赫然印着“绝密”二字。没错,这就是“五角大楼文件”,记录着美国越战决策过程的材料。

埃尔斯伯格挑选出1946~1965年的几卷放入自己的褐色牛皮包中,因为“它们与现实情况息息相关:一场战争将愈演愈烈,而民众却被蒙在鼓里”。几十年后,埃尔斯伯格已经无法记起自己离开兰德公司大楼时哨兵是否要求检查公文包。他只清晰地记得哨岗桌边贴着警告:“让你的所见所闻留在公司。”旁边还有一幅漫画: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接受一群保安的问讯:“请打开您的公文包,接受我们的检查。”

将文件带出兰德公司后,埃尔斯伯格来到事先租下的广告公司。在那里,埃尔斯伯格与一位朋友一起开动复印机复印他带出的文件,第二天上班时再把文件带回去。他们用纸片盖住每份文件上都印着的“秘密”、“机密”、“绝密”戳记,这样复印件上就看不出密级了。在此后的6周里,埃尔斯伯格如法炮制,秘密带出了全部“五角大楼文件”,通宵复印,然后在早上8点重新带回兰德公司。为了以防万一,埃尔斯伯格复印了不止一份副本。

* * *

尼克松成为总统后,反越战在美国已成燎原之势。早在1965年春天,美国各大学开始激烈争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此为起点,美国社会掀起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反越战运动,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反战游行示威,侵略越南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196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竞选时信誓旦旦地向美国人民保证,上任后将收缩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并最终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的保证迎合了当时极其强烈的反战呼声,因此,战胜了时任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赢得大选。

尼克松上任后确实希望扭转越战。但他并不是想结束战争,而只是想结束“美国”的越战,将越战“越南化”,换言之,用南越军队取代美军。然而问题在于,南越政权一直依赖美国的扶持,如果美国完全撤出,南越政府必将一触即溃。因此,美国虽然减少了在越南的陆军人数,却不得不加强空军和海军力量,以支持南越政府,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美国在越南战

场上投放了大量重型炸弹,数量超过了“二战”期间盟军对轴心国的投弹总量。尼克松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印度支那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使美国的军费大大增加。越战是美国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高费用的战争。而且美军的伤亡也相当惨重。仅1969年到1972年间就有15 000多名美国士兵丧生,这让美国普通民众感到不安。这场毫无结果的战争也把死要面子的美国政府拖入了无底洞,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难以自拔。

尼克松一意孤行,继续对他的“越南化”政策寄予厚望。他吹捧阮文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认为只要西贡反共政权能够生存下去就是胜利。他断定,为了巩固阮文绍的地位,必须迅速摧毁北越在所谓中立国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集结地,为此他下令对柬埔寨实行秘密轰炸,并用伪造轰炸报告的手段使国会对此事一无所知。1970年3月,亲西方的朗诺将军领导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4月30日,尼克松连看两遍振奋士气的电影《巴顿将军》后,宣布美军已进入柬埔寨。

入侵柬埔寨事件在早已惶惶不安的美国校园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大多数反战学生认为,尼克松违背了使越南战争逐步降级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政府内部也就战争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抗议声。国会强烈反对总统不经过授权就私自扩大战争的做法,因为根据宪法,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国会再也无法容忍总统权力的无限度扩大,决心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就在此时,“五角大楼文件”案粉墨登场了。

以“体面结束越战”的许诺赢得大选的尼克松让埃尔斯伯格大失所望。自己所看到的绝密“五角大楼文件”让他产生了“从前绝不会产生的想法”:如果美国以及完全受其资助的盟友没有破坏在日内瓦商定的和谈,1954年之后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所支持的法国殖民战争以及1955年和1960年之后的越战都不能算是“内战”,“按照联合国宪章和美国自己的理念,这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一场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手中的“五角大楼文件”促使埃尔斯伯格希望全面结束战争,并让他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但埃尔斯伯格并没有立刻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媒体,而是先在国会中寻找路子。从1970年开始,埃尔斯伯格开始试图说服国会反战派议员向尼克松政府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但他的努力四处碰壁。当时政府内部也已分裂成鹰派和鸽派对立之势。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

(William J. Fulbright)是鸽派领袖,他尖锐地批评越战,此番言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埃尔斯伯格首先找到的便是富布莱特,但平时竭力反战的富布莱特此时畏首畏尾,借口反对政府与自己的性格不符,拒绝帮助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又找到了另一位鸽派头面人物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但与富布赖特一样,麦戈文虽然反对战争,却并不准备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赌注,也不想同以总统为首的鹰派斗争,因越战问题在两党斗争中留下把柄。埃尔斯伯格大失所望——政客的嘴脸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做出些姿态以应付选民,顺应民意。他们想进的“是白宫,而不是监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门心思欲使越南战争终止的埃尔斯伯格不得不铤而走险,再次将目光转向新闻界。

恰好此时埃尔斯伯格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西恩的一篇书评。这篇书评的起源要追溯到1970年。当时西恩应《纽约时报》书评栏目之邀为一部描写美军在越南的罪行的书撰写了书评。西恩看过书之后感觉不对,细查之下发现书中记载的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便写了一篇语言尖刻、冷嘲热讽的书评。这篇书评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关心美军在越南行径的读者纷纷向西恩来信表示,战争罪行确实存在,还给出了长长地参考书目。西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书目上的每一本书,于1971年3月28日写出了一篇长篇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上。这篇书评使埃尔斯伯格下定决心与西恩合作,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

事实上,埃尔斯伯格与西恩接上头已经好几个月了,埃尔斯伯格暗示自己手里有猛料,但他想等西恩先开口。书评的刊发让他消除了最后一丝顾虑。在和西恩进行彻夜长谈后,埃尔斯伯格同意向《纽约时报》转交全部“五角大楼文件”,并要求报社以头版头条连载形式刊登相关内容。西恩从埃尔斯伯格手中得到“五角大楼文件”复印件后交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如何发布。

* * *

这份依麦克纳马拉之命编写的分析报告的全称是《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美国的越南政策决策史》,长达3000页,还附有4000页的官方原始文件,总计250万字,包含大量的主事官员笔记、会议纪要、电话记录以及大量个人文档。主要内容是美国卷入东南亚局势的情况,时间跨度从“二

战”一直到1968年年中。分析报告由30余人的编写组写成,是美国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关于印度支那事务决策过程的重要文献。

按麦克纳马拉本人的说法,虽然他从未向总统和国务卿提及自己在编写这样一部分分析报告的事,但也没有刻意保密,因为总共有30多人参与其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密不透风。报告组成立于1967年6月17日,招牌挂的是《越战历史百科全书》编写组,但麦克纳马拉没有将任务交给国防部专职历史学家,而是交给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自己的心腹麦克诺顿,由麦克诺顿负责整个编写工作,由他的副手莱斯利·盖尔勃(Leslie H. Gelb)负责研究工作。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计划,这份报告应该由6个人在3个月内完工。但实际上由于卷帙浩繁,盖尔勃总共雇用了36名工作人员,包括现役军人、联邦政府文职人员和专家学者。1968年2月麦克纳马拉卸任国防部长,但编写工作并未停止。

研究素材主要是五角大楼内部文件,主要由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负责提供。白宫文件和军事密件编写组是看不到的,但可以从麦克纳马拉手里弄到一部分复印件。1969年1月15日,也就是尼克松宣誓就职前5天,报告写成。在盖尔勃眼里,这份报告讲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并不骇人听闻。他给这份报告的评价是“绝密且敏感”,意思是万一遭披露的话会导致尴尬。

报告总共印制了15套,两套送国家档案馆存档,两套送国务院。编号为1的那套送给了麦克纳马拉,兰德公司也得到了两套。要想一睹报告,需要盖尔勃及其上级至少二人的批准。

完整的报告有47卷,《纽约时报》得到了其中39卷。

* * *

《纽约时报》深知发表军方文件兹事体大,因此没有贸然行动,经过了4个月的深思熟虑。首先是核实“五角大楼文件”的真实性,其次是法律问题。说来也巧,当时正值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高潮期。5月1日,尼克松政府以妨碍首都交通为由镇压了一场2万人的反战抗议示威,创纪录地拘留了1.2万示威者。这一壮观的反战场景终于促使《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索尔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不顾律师给他的可能遭到间谍罪处罚的警告,发表国防部绝密文件,揭露美国政府在越战